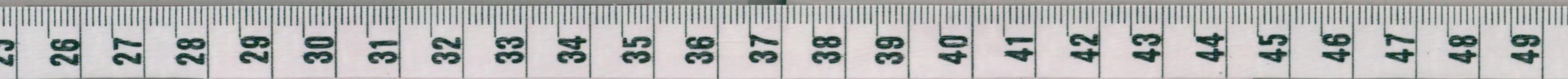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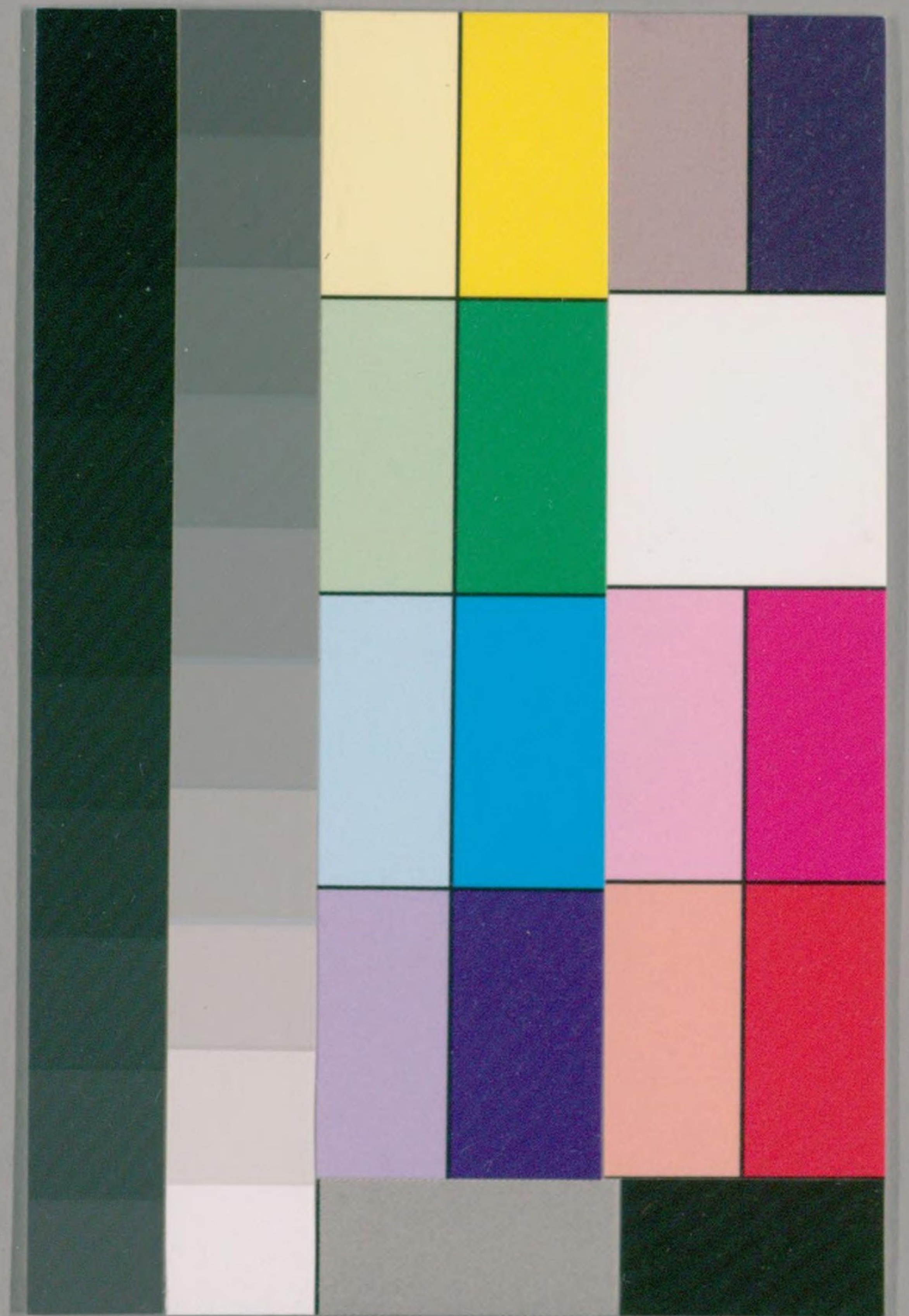


説
鈴

082.1
Se2162
W

均
廊
偶
筆

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説鈴』 請求記号 082.1-Se2162

ガラス使用



約鄭偶筆若干則分上下二卷。雪苑宋子牧仲所撰著。
 惠者幽奇瓌麗。上補輶軒冊府所未備。下亦可徵得失。
 稽諸俗焉。語則道峭整潔。不名一體。大約在裴松之。王
 國志注。鄭道元水經注。伯仲間。非餘子能彷彿也。維松
 性嗜典籍。卽至叢言。壯史。往往有所津逮。見夫虞初。諾
 舉者流。非算博士。卽鬼董狐耳。旣骫骳不足道。間有裨
 于國家大掌故。如輟耕錄。金陀粹編。諸書。則又腕力孱
 弱。文采不足以發之。甚矣。紀載之難也。鄉惟秋浦吳次
 尾先生。觚不觚錄。議論絕有根據。近則汪鈍庵。戶部說

兌令約詠偶筆序

二四卷

67708



銚敘述不苟。黠染復自斐然。吾目中所見說部。僅此二種。今又得牧仲是編。相鼎足矣。嗟乎古今事理。何常之有。秦碑漢碣。紀事編年。考亭涑水之褒譏。夾深貴與之蒼叢。其所大書特書。不一。書者自後人。眎之以爲大。非偶然之故也。至于珠囊旣燼。玉冊安在。庸知不偶者之非偶。而偶者之大爲不偶也哉。今觀宋子是書。覈萬物之源流。貫三才之同異。稱名邇而寄意遠。是書也。而詎偶然乎。嗛爲偶筆。其猶宋子之謙辭也。夫陽羨陳維崧序。

鈞廊者。余兄收仲讀書處也。此地舊有小室。四壁陁峻。竹石環繞。暑月每苦蒸濕。人鮮至者。庚戌余兄自楚黃歸。讀禮之暇。因撤去垣墻。易以梁構。而廊始成。剪其蒙茸。洗其苔蘚。而怪石露。修竹顯。對之翛翛。有遠况焉。廊之下。可以蔽風雨。其上。可以望雲物。以其地多竹。故曰鈞廊。云時方溽暑。門無客擾。余兄偃仰其下。涼風四至。爽如清秋。偶追思其生平所見所聞。筆而成帙。名曰鈞廊偶筆。或志怪如齊諧。或滑稽如曼倩。或廣徵物類。或附載奇文。其足以益人神智。發人深省者不少。博物君

子寧可以裨官小史視之耶高斯謹序

筠廊偶筆卷上

商丘宋 犖牧仲

吾宋城南有幸山堂宋高宗南渡駐蹕之所明崇禎中
沈氏澹池得片石如墨玉有鐫字數行乃淳化帖九
卷第一版王獻之書也此石失去始末曹士冕法帖
譜系載之頗詳其為襄州原刻無疑董文敏嘗欲以
百金購之主人益大珍惜別刻一石以應求者明末
寇變並瘞兩石蔬圃中後覓不可得數年前余見此
石原搨一紙於友人處精光炯炯果異他本

明正德時河南產麒麟貯鄴郡庫中萊陽某公為郡守
割取麟之一臂藏於家余宗玉叔兄琬親見之方鱗
黃色光潤如蠟珀鱗四周五彩環遶如月華狀為從
來傳說所未及

曹峰儀持異云闖賊陷京師有中州士人被掠者言昔
破某邑與一士人共住一大家樓下時當暮春雨中
對酒聯句其人首倡云風風雨雨送春歸忽聞樓上
續一句無雨無風春亦歸兩人默然拱聽徐云蜀鳥
啼殘花影瘦吳蠶食罷柘陰稀嘴邊黃淺鶯兒嫩額

下紅深燕子肥獨有道人歸不得杖頭長掛一蓑衣
兩人登樓視之絕無人踪惟飛塵盈寸而已列朝詩
亦載是作與此小異

順治二年余隨先文康寓長安見大內所藏龍盤貯一
篋中一角五爪鱗甲如鐵長丈餘儼然所翁圖畫也
杜詩云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家玉叔兄分巡秦州
時地震城北寺裂開丈餘得古磁一窖年來散去殆
盡僅餘碗一杯康熙癸卯冬玉叔示予於長安體
質厚重髮鬢龍泉窰古色陸離如漢玉酌酒土香可



愛一。碗面濶五寸內外。純素。一碗差小內波紋拱起。似吳道子畫。水杯貯水可一合。有魚四頭。亦拱起。游泳宛然。真異物也。又玉叔於秦州建杜工部祠。祠內刻工部秦州雜詩。字皆從陝帖中鈎出。各體俱備。時人目為二絕。

吳門徐亦史縮吾丘集中載馬卵大卵二事最奇

附吾丘紀軼

甲申七月偶至崇明聞北門外季家馬

生卵三枚相傳以為怪因同王韜生往觀之大者如升質色如雀卵紅白相閉重三斤二小者斤許考之

書蓋凡獸皆有之名曰砮答治奇疾難名者生牛馬腹中者良由是言之蓋不關災祥也又先叔曾祖質庵公讀書乙雲山中見所及墓木積一室中有年矣念木久生火遷之以疏其氣至中間忽有物墜下如白就觀之乃一卵也堅白無瑕周視窗楞大不踰寸不知何物得入生此竊意惟龍能變化殆龍所生也里中有悍者舉入大鍋煮熟椎碎之中黃白宛然唯作硫黃氣後亦無他

先文康公過蒲州謁關侯廟見一聯云怒同文武道即



聖賢先公以對句不工思有以易之偶午睡夢侯告之曰何不云志在春秋公醒而書送侯廟

明神宗時楚中一孝廉自山村入城因有虎患以兩獵戶持鐵叉隨行日暮向郵亭小憩忽一虎咆哮而來兩人致孝廉亭前樹上以行滕繫之挺叉迎虎而鬪虎斃一人足傷方詣孝廉共慰之又一虎猶一小虎至兩人力盡死孝廉於樹上驚悸幾絕俄見一物似狗而小白毛紅髮眼金色走如飛直前齧三虎三虎不敢動皆死各食腦少許先死者嗅而不食須臾至

樹下望孝廉大叫聳身一躍忽墮崖下藤蔓中罾之空曲不能脫孝廉惶駭自念待死甚愚不如先殺之遂下樹取叉一擊而斃持送縣令張某令取其皮為領雪不需衣後為一直指索去張之孫御醫名其政者親為余言

雍丘劉文烈

理順

傳臚時同鄉蘭陽梁康僖

雲構

以御

史侍班印綬忽開花飛起良久乃落余過雍丘謁文烈公祠見明懷宗所賜宮花鶴補精緻異常云出自田妃手製



董文敏云李北海雲麾將軍碑有二本世所傳者為思訓書又有為昭道書者然皆似王獻之

康熙丁未冬余代 觀如都謁相國栢鄉魏公公飲以

荷蘭酒色紅如琥珀氣類貂鼠味醇美又於坐間見

小鹿一隻長二寸許雙角嶄然與大鹿無異 王阮亭云余備

員典客時見荷蘭貢小白牛四
大僅如犬斑衣有肉峯如橐駝

歸州香溪清流湍激多五色石子曩有宦其地者於溪

中得大石如斗內隱然有物剖之得石鴛鴦雌者一

枚三年後又渡此溪隨手取一石與前石畧相似剖

之則雄鴛鴦在焉因琢雙杯寶用之

米友石先生 萬鍾 明萬歷中為六合令好石六合文石

得名自公始曩晤公子吉士先生 壽都 言公珍藏六

合石甚多第一枚如柿而扁彩翠錯雜千絲萬縷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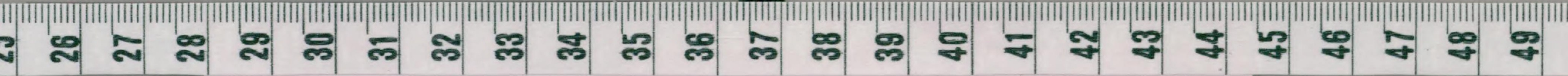
錦繡不及也一日舟泊燕子磯月下把翫失手墮江

中多方撈取不得明年復繫纜於其處忽見江面五

色光縈迴不散公曰此必吾石所在命篙師沒水取

出果前石也後此石與七十二芙蓉研山同殉公葬

齊安聚寶山多怪石明世廟中王夢澤 廷陳 之姪得紅



言金
石如錢上有萬歷通寶四白字余判黃時得十六枚
作怪石贊為雪堂小品之一

江南人於京師賣一錦一罽錦濶三尺長百尺色深紅

文彩如畫罽長濶與錦等紅黃白碧各一段大類今

世剪絨鮮麗奪目價千金大宗伯王公崇簡以五百

金購之不能得又桐城某氏有大紅火浣布一疋亦

長百尺為邑令取去

余從憫忠寺僧洞明處見唐人貫休畫阿羅漢十八軸

最為奇古衣履皆粗筆畫成細繪銅衣其內如毫髮

洞明云世祖時吳人持此進御值鼎湖之變遂賣

寺中價七百武昌某氏藏吳道子水墨普賢像騎白

象天王龍女持幢幡藻從衣皆流水紋毛髮飄動令

人蕭然起敬頗勝余家舊藏鍾馗小妹圖阮亭云平陽普庵堂

有吳道子畫水陸百餘軸先兄西樵曾記其事

袁籙庵于令以西樓傳奇得盛名與人談及輒有喜色

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門其家方燕客演

霸王夜宴輿人云如此良夜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

演千金記即籙庵狂喜幾墮輿



順治三年七月二日 上出大內歷代珍藏書畫賜廷

臣先文康以太學士蒙 賜明年臨沼李臺辰

芳莎

侍先文康夜飲先公以謝表相委李揮毫座上如風

雨脫稿時纏二鼓耳一時輦下侈爲美談

附表

伏以奎璧星輝摘抉盡圖書之秘風雲道合緘

題生史冊之光颺言慶切彈冠拜賜榮於錫衮臣等

云竊惟六書創始象龜龍草木之形九鼎告成繪

魑魅山林之變自風吹去垢感爲占夢神經而版築

披圖繼有中興盛事周制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一年

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漢朝前有畫室後有

雲臺首重者孝子忠臣次重者元勳循吏詎意變唐

宋爲騷雅君臣笑辭輦登床浸假改右相爲丹青父

子嘆含丹吮粉元魏皇輿失馭移石經於興和武定

年間蕭梁職貢題詩侈金版於合浦交河境上文武

盡於斯夜不堪重罹秦災變化或亦通靈此後尤爲

顧悼蘭亭絲竹曾聞久破陵苔青塚琵琶飲恨空歸

月露扼腕僧虔秃筆方從孝建圖存傷心昏德翎毛

竟致宣和內禪葢牙籤錦標止供玩好之資而墨精

筆華莫救危亡之覺覆車可鑒納牖宜宏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虎水鍾靈龍芻得瑞功成制定當為政
於天下之年德盛教尊合殷祭於明堂之數九州既
畫堦離咸識同文四海攸同休烈難施繪事考上都
始制文字谷神游龍獨創則折衷於采契之閒迨中
原久著聲名海陵立馬登高遂隳括乎江山之秀二
者原關大典但爭奇競巧鏤冰虛擲流陰歷代遂至
濫觴誇立賞清談玩寶何殊喪志此在諸臣末技臨
摹為一節之長未應大內深藏委棄餒千年之蠹爰
宣三吏下簾聲在青雲並及羣寮拂爽神生墨霧以
班定賚均如漢署分香量力攜歸不類貪人折股清
心盥讀如李斯篆程邈隸蔡邕飛史游草羲之楷一
室中洩雨崩雲極手編翻卽韓幹馬戴嵩牛包鼎虎
黃荃兔道子獅尺幅內神工鬼斧揮毫電掣依稀落
翻飛升設色霞明想見解衣礪羸細勿蜂腰巨無鶴
膝總由步三折於機先夜觀蚌淚午視猫睛亦可訪
萬形於物始密修小罅無王涯重寶之裝作戒多藏
懲桓氏輕舟之陋錫寵仍多蘊藉珍于瑟瑟三盆承

恩欲進謳吟孰負堂堂八斗翰
札峯頽岸絕上動天台瀟湘木
落霜高疇回地軸難窺海若但
有嵩呼臣等數馬神驚圖麟識
短君仁臣直有公權正筆之心
憂盛危明切鄭俠傳書之懼比
情思於鳩毒臨池洛水興波知
稼穡爲艱難展卷幽風滌圃將
仰溯漢唐標埒見古人諧聲轉
注之心豈暗求險易山川爲行
兵拉朽摧枯之便邛竹將遺尊
老禮不遺年荔枝寫贈鄉人廉
寧恥陋因蒙膏澤并獻芻蕘伏
願書虎同文畫龍莫好仁流吳
會仿孫權宣示之章慘極江州
抵曹翰言功之祇瀕黔拜檄兩
階于羽婆娑海嶠趨風九譯衣
冠僻詭無眇曲藝在朝皆休休
莫鼎之臣加慎祥刑當宁擴磊
磊如天之慶寰瀛樂業煙霞并
薦賢書比屋堪封民物重游畫
象壽齊紫極宏章燕翼之勲歷
過蒼姬永御光華之日

今上御極之四年鹿邑中翰梁公

送以

詔使過洞庭

風雨中見一人長髯藍衣紗帽
氣度閑雅乘一物似馬半沒水
內侍者持杖爭獍隨其後與波
濤上下舟中數十人共見之相距
總數武耳逆風而行良久迷

離不見其年八月公返棹過齊安與余杯酒間細言之或曰此洞庭君迎 詔使理或然也

梁宋間取蚱蜢烹而食之有人剖其腹得紅線數尺蠕蠕而動投之池中俄頃化巨蛇蜿蜒數丈觀者千餘

人蓋明崇禎十三年事也

青州花之寺名甚異見周櫟園先生 亮工 集中

順治四年燕趙雞生四翼人不敢食雞多自死

余性喜射獵十歲時隨先文康於喜峯口飛騎逐黑白

兔至塞外得兔而返判黃時率健卒出獵一日得三

虎皆快舉也後連捕十餘虎黃州之害幾除

水晶枕一長三尺內桃花一枝水晶馬一大如鼠前足

連小盆盆即水中丞內碧藻澄明可摘又水晶馬一

大相等黑毛遍體為鎮紙三物皆周櫟園先生從闈

中見之

楚之黃安縣野塘荷葉數百為暴風捲起插三里外稻

畦中一葉不亂

揚州水月菴杉木上儼然白衣大士像鸚鵡竹樹善財

皆具



金陵禁中有五穀樹前朝縉紳往往見之

少宰孫北海先生承澤家藏古玉劍一魚腸劍一又小

劍一上刻延陵季子之子劍以黃金敬之

麻城劉同人侗著南京景物畧未成余宦黃時求其遺

稿不可得或曰為好事者竊去葉慕廬云王敬哉宗伯撰于奕正傳于生

南行將著南京景物畧竟以友夏不果惜哉帝京景物畧奕正畧例述云帝京編成適與劉子薄遊白下朝遊夕述不揆固陋將續著南京景物畧已屬草矣則此稿當在于氏處

余家古竹圍生豎節竹傍根數寸類鵝頸截為小瓶後

七年友人園中生竹極相肖亦截為瓶今俱在

閩中朱竹房山藍魚曹州黃綠牡丹與余家北庄黃芙蓉皆奇觀也然芙蓉止一見耳近聞濮州劉刺史養

綠鳩一雙類鸚鵡亦奇

遵化溫泉可熟物其源湧出投以錢搖搖如蝴蝶久之始下月夜遙望氣如白虹余童年隨先文康往遊見

正德宮人題詩有溶溶一脉流千古不為人間洗冷

腸之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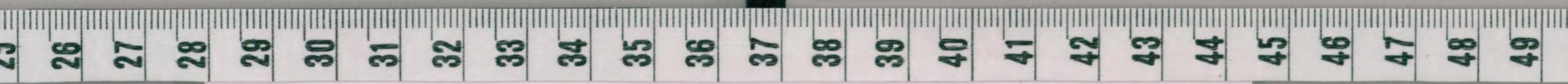
八月初一妓從士人會飲臨風舉酒屬諸公曰如此雲

物高爽可稱詩天即日其妓聲名頡起

兌令筠廊偶筆上

卷四

三



一年老令君大書縣治之前曰三不要注之曰一不要
錢二不要官三不要命次早視之每行下添二字不
要錢曰嫌少不要官曰嫌小不要命曰嫌老

大同左衛立帝廟鐵爐可容一石香灰中生榆樹大如
碗四時青翠然根下火常不絕

延陵陳頡仙士本明懷宗時以中書奉詔入禁中見中

宮翼善冠嵌珠一顆大如芡實紫光燦爛如蓮花至
晚則五綵繽紛如琉璃燈焰即夜光也東宮束髮冠
纓前一珠差小碧焰照耀如盤似銅青投火中綠烟

鬱勃不知何名又見漢唐宋以來琴三百六十二
張皆有贊有銘惜未錄出

春花落瓣秋花落蕊蓋氣候使然也前人無道及者

沁水王石幢同春宦蜀中言火井初無所見以火投之

則赤焰騰騰直上竟日不熄以石蓋之少頃漸滅又
雨中野燒甚烈嘗且延數里草木翁蔚無恙日當中
則倏然息矣

康熙己酉夏余同玉叔兄及華亭周廣菴袁京口譚長
益允謙遊焦山宿海雲堂觀周鼎及宋真宗賜焦處

兌令倚廊偶筆上

卷四



士敕楊文襄一清玉帶賦詩紀事勒石瘞鶴銘之傍

鼎之始末詳王吏部西樵儀部阮亭兩詩中

附西樵歌并序 焦山古鼎一高可二尺許腹有銘韓

吏部如石為余言鼎故京口某公家物當分宜枋國

時某公官於朝分宜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獻因嫁

禍焉鼎竟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江南某公以禍由

鼎作謂鼎不祥捨之寺中郡乘山志皆載山有周鼎

一而不詳所自也作歌備掌故焉海雲堂中暮相索

古鼎照人光駭犖龍文獨許吾丘矩篆銘畧辨周京

作宛同石鼓出陳倉那數銅狄傳西洛韓公摩挲指

向余曾入秦家格天閣雲烟過眼已成墟劍去珠還

事堪愕安得飛龍亦英主玄修晚慕軒轅樂一德何

人曰相嵩金鉉只用青詞博朝廷仍收養士報楊沈

蹇蹇如鷓鴣鼎鎗有耳豈不聞恥向迴風作秋籜萼

山先生廝養耳紛紛冠蓋多酬酢嵩家奴嚴年者士大夫多與往還呼

為萼山 當時不鄙趙師異於今誰憐賈秋壑從來鑄

鼎戒饕餮此物胡為亦遭攫山頭尚有椒山詩山頂有椒

山先生過焦山訪唐應德詩石刻所云揚子懷人渡揚子者也三尺古碑墨光錯隻

兌令筠廊偶筆上

三

卷四



字重於神禹金猶向山林辟不若老奴真欲愧歐陽

甘載鈐山空寂寞

史言嵩妻歐陽氏見嵩勢盛曰不記鈐山堂二十年清寂即嵩甚愧

之培壘已拉冰山摧有鐵誰能鑄此錯裴回三嘆軒

几傍極目江天莽寥廓

阮亭詩

曉入枯木堂怪禽驚

翩翩清露滴松杪下見古鼎躡寶光耀昆吾中有飛

廉魂上文為雷回下文為雲紛獰狀饜饜伏兵氣蚩

尤昏辛壬與丁甲世次迷夏殷初疑周虎彘復惑虞

雖敦尊從不可辨牛豕誰能論瑰怪壓絲鼎誦詭旅

紀虺蛟龍雜蚪蚪五指不敢捫在胙想蠱蠱識字驚

蜿蜒月黑鬼神泣峽束波濤奔籀書失趨趨斯象摧

窺軫爰歷邁府令凡將駭文園史游久已沒皇象不

復存甄豐與董道抉剔窮本根不遇博雅流孰為洗

煩冤諒比岐陽狩或同泗水淪山僧與道古感激聲

還吞分宜昔枋國氣勢傾崑崙斯鼎出京口上燭光

網緼役使萬指眾負戴千蹄健大哉宗廟器詎屑蒙

貴門威力鎮禪窟寂寞歸祇洹午夜鳴鐘魚清晝啼

林猿闌人恒沙劫如彼蝨在禪我昔訪焦先望氣矜

不言五年隔揚子無翻思騰鸞吾兄癖好古入書探



河源三日松寥游坐臥忘囂喧扁列析螺書卷尾搜
蠶紋作為奇偉辭大海搏鵬鯤春江壯風霆響激雲
濤渾三嘆繼高唱海門上朝暎

嘉禾曹秋岳先生

溶

嘗至昭君墓墓無草木遠而望之

冥濛作黛色古云青塚良然墓前石案刻某闕氏之
墓為蒙古書先生考釋最詳揚數紙歸

常熟密變羅漢在方塔寺內高五六寸瘦甚跣足趺坐
頂上骨縫隱然兩齒出唇外如生人慈悲之意可掬
長安慈仁寺密變觀音以莊嚴妙麗勝此以奇古勝
寺內青魑菩薩卽睢陽張公巡赤髮藍面口銜巨蛇
如夜叉狀余視之不可解或曰公自矢死為厲鬼殺
賊此蓋厲鬼像云

楚江富池鎮有吳王廟祀甘將軍寧也宋時以神風助
漕運封為王靈顯異常舟過廟前必報祀有鴉數百
飛集廟傍林木往來連舟數里舞噪帆檣上下舟人
恒投肉空中餒之百不一墮其送舟亦然云是吳王
神鴉洞庭君山亦有之傳為柳毅使者

阮亭云巫峽
神女廟亦有

神鴉送客子曾見之得食鰾
入峽半石洞中不棲林木

兌令 鈞齋偶筆上

五

卷四

大內有壽亭侯印方一寸瓦鈕連環四刻壽亭侯印朱
文四字翡翠燦然傍有痕似嵌寶玉取去者先文康
嘗印取一紙寶玩之此印流傳不一詳容齋四筆中
曩見水晶一塊內有物如粟彷彿太極圖轉側視之必
上行如蜘蛛雖千迴不易又高脚磁碗一外畫西番
蓮淡青色內永樂年製篆書四暗字日午始見其邊
甚薄以手摩之依稀絲竹聲可以和歌聲聞里許惜
不久為貴官觸破慕廬云余家舊有銅磬一以杉木
離口半寸許繞市二三轉則有聲
自遠而至良久乃止必側性使
然也磁經鍛鍊能出聲更奇矣

寧陵白日隕星形類硯磚而粗彷彿太學石鼓隕時聲
如雷入地數尺掘出猶熱甚不能取也撫軍奏聞賚
送禮部

京師琉璃廠有賣倒掖氣者劉公勇秋部體仁買得一
枚於馬上弄之笑謂汪茗文民部璇曰此事可入彈
章

侯大司徒恂南園芍藥數萬本有丹山鳳者花開一
莖四朶

余弟子昭為司勳郎家宰黃公機問曰淇園之竹自古

兗冷筠廊偶筆上

三

卷四



言金
稱之余數過其地絕無一竹何也子昭對曰淇竹自漢已無之矣公曰有據乎曰有昔漢武時河決瓠子令羣臣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以薪柴少下淇園之竹以爲榘歌曰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榘石菑蓋明驗也公爲嘆服
汴梁相國寺大雄殿相傳建自北齊明末沒於河順治中撫軍賈公重建見梁木精堅色深綠遂易以他木而取爲長几儼然青玉案也又寺內舊有葡萄一椽沒地下二十餘年近發生原處蔓延數丈結實纍纍

往來遊人賦詩紀異者甚衆

城武西二十里有九女祠相傳漢和帝時人九女以父母無子終身不嫁死同穴

曹峰儀嘗於天津道上日薄暮見一人高尺許金甲挾弓矢騎小白馬野田中行叱之不見

余於城武見一小兒四五歲手足似螳螂頭高起作兩岐見人念阿彌陀佛惟索錢無厭耳

孝感夏孝廉振叔焯見一兒六七歲浴水中勢與穀道各二後不知所終

碭山劉貞甫造銅器精巧絕倫嘗為彭城萬年少

壽祺

造準提像高二寸許三年而成臂十八手中各有所持一手擎七級浮圖每級四面各佛一尊法象莊嚴無毫髮遺憾所謂神工鬼斧也昔王夢澤稱施生雨能於方寸之楮作小楷數千點畫不淆於粒麻之上宛轉書之成五言詩一絕即有炯眸非極視專瞪數拭屢翕蓄而後張不可得其髣髴誠文苑之絕技生平所未覩也以較貞甫恐又有難易之別貞甫曾為余造圖章二一龜鈕一天鷄鈕俱精妙可玩後為人

盜去

萬年少嘗僧服行淮陰市上有日者他出萬即其寓代為卜筮得錢二千留之而去日者歸茫然不知所以

大梁林宗張公

民表

先大父同年友也負才磊落不偶

作書擅顏魯公黃山谷之長天啟中以公車至長安崔呈秀持吳綾求書公磨墨升餘大書侍生張某拜六字呈秀大怒幾陷公不測然公名自此遠矣凡四方賓客造公者禁不作寒溫語狂談縱飲三日後始通姓名



明正統丙辰狀元周旋宏治丙辰狀元朱希周正德甲戌狀元唐臯萬歷甲戌狀元孫繼臯科目姓名皆相照應近同安劉望齡先舉本省鄉試三十四名後革去順治辛卯復舉本省鄉試三十四名武進巢震林於順治壬辰中會試一百六十二名磨勘革去復於乙未中會試一百六十二名

嘉靖中穎上人見地有奇光發得古井函一石上刻蘭亭黃庭前有思古齋石刻五篆字下有唐臨絹本四楷字復有墨妙筆精小印印細而勻疑是元人物識

者定為諸河南筆因唐以諸臣臨本頒賜天下學宮事或然也初揭不數日大原而字甚完好次揭紙墨皆精蘭亭類字遂爾殘缺最後為一俗令妄補大可憎且揭皆竹紙草畧殊甚僅存形似耳今此石碎已久即竹紙者亦不易得余遊金斗時得一本猶是次揭固足寶也

樵人於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盡

楊職方鄂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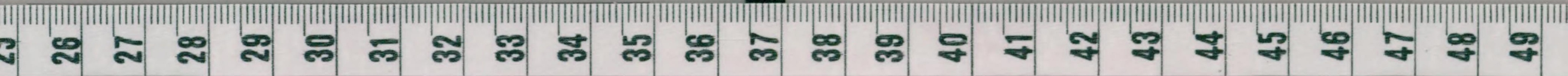
北傑

使日南回贈余香蠟一瓶云是樹上

說令筠廊偶筆上

七

卷四



膏可潤婦人鬢髮殆卽蘇合油也

馬嶺坂有楊妃塚塚生白石可爲粉名貴妃粉

康熙七年京師正陽門挑濬御河得玉印如升篆文人不能識禮部出榜訪問並原印印其後數十日無辯之者少宰孫北海先生家居聞之曰此元順帝祈雨時所刻龍神印也各門俱有之蓋雨後卽埋地下耳因取一書送禮部上刻印文注釋甚詳一時歎爲博物

一閩人山居門前忽現宮闕數重魏煥補天須臾不見

蓋山市也

合肥許太史

孫荃

家藏畫鶉一軸陳章侯題曰此北宋

人筆也不知出誰氏之手余覽之定爲崔白畫座間有竊笑者以余姑妄言之耳少頃持畫向日中曝之於背面一角映出圖章文曰子西子西卽白號衆始歎服後此事傳至黃州司理王侯齋絲猶未深信一日讌客聽事懸一畫余從門外輿上辨爲林良畫迨下輿視之果然卽侯齋亦爲心折

同里太常侯公

執滯

秋夜坐村中樹下忽風吹落葉由

兌令筠廊偶筆上

卷四

耳邊飛過公隨手取一片就燈視之乃古錢也公子
輔之怵道其事

黃梅破額山四祖大醫禪師道場也四祖生於隋大業
間至明嘉靖中肉身猶在一日楚王夢四祖造訪云
我將去矣幸為留一像醒而鑄銅像遣人送山中過
浴佛井井水湧出蓋四祖初生時曾浴此井也像至
而身為火焚矣馮茂山為五祖大滿禪師道場肉身
現在自唐貞觀至今未壞破額有碧玉流石漁磯諸
勝余嘗兩遊之馮茂則望而未至云山頂白蓮甚盛

為五祖手種亦可異也又黃梅志載邑有西流水三

十餘里故歷代以來篤生五祖十三仙云

王西樵云

西流故余憶萊詩有溪水盡西流之
句金元間丘劉等七真皆生其地

渭南漁父於渭水中得秦阿房宮香奩一具色如鸚哥
羽毛好事者爭購之近聞已入京師

余從楚中見飛虎皮兩前足有皮尺許向後張之如蝙蝠

蝠狀

周元亮先生云黃山五里松架板其顛車馬往來如行
路上又聞中一溪桃花最盛舟行三十里盡在花片

中

先文康於京口市上見宋磁碗可容二升索價甚高先
公戲之曰此碗却無用處盛茶大盛酒小賣者異之
取以相贈

同里安舜庭先生

世鳳

童子時向郡守求試郡守指路

傍此房實賣四字令為破題安云曠安宅而弗居求
善價而沽諸郡守首拔之

友人沈仁伯

明仁

於永平食石魚甚肥美云大鱖盈寸

產石中破石取之又桐城麥魚亦佳形與麥粒無異

可糟食

西樵云即縣近勞山有溪溪中產仙胎魚是溪邊柳葉所化長二寸許形如柳葉也

華亭周宿來秋部

茂源

以恤刑駐節雪苑有山人得罪

別駕者別駕盛怒欲加以刑山人會卒中託言我秋

部執友冀後其責實未嘗謀面也別駕詣秋部曰此

余生平好友幸君相諒山人得無恙一時推秋部為

長者秋部曰昔余鄉錢鶴灘先生

福

傳臚後名噪海

內一老學究冒稱先生業師教授傍邑富翁家富翁

以先生故大敬重之五年致資頗豐一日先生假歸

道過傍邑富翁代學究治具甚恭曰錢先生至矣必



謁君幸以賤子爲言學究佯應之而惴惴恐事泄乃乘夜迎先生數十里於道傍叩首流涕而言曰某不才託公二天感且不朽但罪有難逭特來請死先生備問其故笑曰此易事君急返勿使人知當有以處此學究潛歸愆愆富翁掃徑以待先生至造學究門執幣請謁拜座下委曲盡禮曰某遠涉京邸不獲晨夕杖履負罪良多賴賢主人代爲周旋誼最高急請一富翁出再拜稱謝富翁狂喜事學究倍加恭謹先生之雅量高致傳於今百餘年不衰也區區向別駕脫

山人敢誇忠厚哉

宋郡高辛集有異人不自言名字年可五十餘鄉人與遊者自高曾以來所見皆然每夏月汲水飲人逢人卽呼曰吃水吃水赤日中被裘無汗卽冬月卧雪中又汗流浹背也人飲以酒可一石不醉

鄭民部司直端於京邸午睡見壁上人面如輪須臾面化爲穴望之洞然往來人馬如織俄傳貴人經過旌旗導從如王公忽有青衣二人持簡請民部公謙簡爲侍生胡某民部堅拒不可得隨之而往至則當世

名賢半在座問民部問之不一答獨貴人意甚厚獻
酬無失禮云慕公久特請一晤耳良久民部家人驚
怪爲夫人大呼而醒後每向穴中望之卽昏然與貴
人接見如初意必爲狐妖也移居而絕

麻城醫士趙時雍生子自言爲同里故人劉泰寧泰寧
死燕市久矣言魂魄南返每爲狂風吹回遇大樹可
藉以少避故遲至三載始至里中轉生耳言前生事
最悉妻子相見流涕爲好語解之曰已隔世矣何用
悲悼爲耶後遠近觀者嘗數十百人時雍懼禍以狗
血噴之遂不復言黃州司理王俟齋與時雍善問之
果然其子名默字弱言時已二十餘爲諸生矣

歐陽文忠公瀧岡阡碑爲龍神借觀事甚奇黃魯直檄
龍文云臣黃魯直謹言臣聞天子詔修永叔以三月
三日趨朝飲承皇上深寵錫以重爵推以峻位加恩
三世著其褒辭以贈修命石氏鐫之故刻瀧岡阡表
世次碑乃顧舟載回五月十三日至鄱陽湖泊舟廬
山之下是夜一叟同五人青衣大帶來舟揖而言曰
聞公之文章蓋世水府願借一觀自謂龍也請碑入

水遂不見焉惟陰風怒號淡月映空修驚悼不已坐
以待旦黎明起諭直時知泰和令以同邦之誼命直
爲文以檄恭惟洞天水府之宮震澤主者潤濟王闕
下福地陰陽龍池歲月星斗芒寒受穹質於上界雲
津變化膺顯號於人間廟食吳中官民均賴茲有河
神之玩法敢將表石以沉淪妙畫雄文自應呵護瓊
章玉冊孰敢誰何雖龍宮之幽立而雷神之慧徹巽
風震雷駭蚪奔鯨地裂水竭淵泉俱滅既已各司其
職胡不永保其身以汝上天功也驤首雲霄德配亭

毒乾道之性厥位六焉鼎成以升實汝之神下地利
也淵源潭洞養身遁性坤絕妖塵其德立焉禹舟之
負實汝之功今汝不然乃罹茲禁萬一株連五龍盡
滅書畢投檄湖中忽空中語云吾乃天丁也押服驪
龍往而送至永豐沙溪勅賜文儒讀書堂之南龍泉
坑而交也文忠公歸家掃墓但見坑中雲霧濛蔽虹
光燦空往視一大龜負碑而出倏忽不見惟碑上龍
涎宛然在焉乃起置於崇國公墓前俾垂不朽嗚呼
文能動龍孝足感天公之文章德業至矣極矣天下

萬世誰不翁然而宗師之昔熙寧三年庚戌七月望日黃魯直謹識

黃州陽邏江上生黑鼠魚尾一戍卒得之越二日死又白鼠霜毛火眼甚可愛余數見之

蘭陽梁康僖公初名某為孝廉時夢人告之曰公舉進士名雲構今名安得濟又曰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久列公名矣蓋序有虛擔雲構語也公改名登第嘗梁上生三芝公子太常公羽明因號芝三

明末余親見人面豆黃色鬚眉日如生大是怪異

衡州迴雁峯因峯勢取名耳世傳謬甚胡循蜚貞開遊

記一篇辯之甚詳

附記畧

世傳衡陽雁斷其說有二一曰山高雁不能

過一曰江有毒雁飲水死耳淺人耳食奉為信史可笑也衡高不過岱華其間未嘗無雁即峻不能度豈無徑可通若水毒殺雁則衡人之飲於江者靡有子遺矣且水既殺雁亦當殺魚是真湘浦魚沉已蓋衡之七十二峯從洞庭臺翠南來如飛如翰奔八百里至湘江而一峯天矯回伏若雁之落而乘風迅折復



起項領羽翼翩翩欲動者勢使然也山距城二百步
高二十仞凡讌集輒至其地順治己丑九日余與寮
友採菜山阿南望瀟水微茫若帶忽聞空中嘹唳聲
橫江西過余笑謂左右曰雁今破例過峯何以不廻
客有不省者余乃理前說為記以質稗史之誣

子昭弟過伊闕見山上石佛數萬體皆不全詢之為狄

梁公所毀慕廬云此靈
太后所鑿也

應州木塔甚奇馮訥生主政雲驥有登塔詩一帙序畧

曰塔建自遼登木為之七級八面高見數十里朱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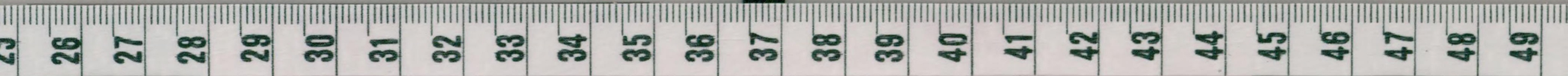
碧瓦玲瓏飛竦登之河水一杯孤城如彈也

唐太原王知敬書洛川長史賈公德政碑在修行寺東

南角極峻利豐秀至今路人識者駐馬往觀見唐寶

泉述書賦余家舊搨一本出自大內後有元翰林

國史院印



筠廊偶筆卷下

商丘宋 瑩牧仲

府谷李玉衡

國權

古君子也爲國學典簿貧不能買書

日取國學經史板摩抄讀之手爪盡黑久而淹貫爲

世名儒嘗與余共居蕭寺日惟炊黍米一飯冬夜無

火與一老僕共披敝裘而坐洵近世所罕聞也著有

石花魚賦甚佳曾書一紙寄余爲友人攜去

根梅出均州太和山相傳真武折梅枝插根樹誓曰吾

道若成開花結實後果如其言今樹在五龍宮北根

木梅實杏形桃核道士每歲采而蜜煎充貢獻焉黃
州郡丞張秀升登舉前為其郡司李收根梅最多曾
以餽余味甚甘美

京師鷲峰寺在城隍廟南有旃檀佛像詳見帝京景物
畧萬曆己未寺僧濟舟在殿誦經一士人禮拜墀下
僧觀儀觀有異乃迎上殿士固不可僧固迎不已士
自通曰城隍也殿有戒神呵護我小神不敢輕入語
罷不見余康熙癸卯秋偕米紫來漢雲同往瞻拜三
日後奉 太皇太后旨請像入大內矣

同里楊滄嶼先生鑄奉使高麗得瑪瑙桃一枚上紅點
如丹砂者七以錦袱裹之袱上織成六字云此桃原
現七星

黃安馬醫某治馬如神人有以病馬來者骨節碎兀左
脇下腫起如斗某云此馬無病偶飲水吞蛭耳以脚
向腫處踢之下蛭數升而愈

楚人有信卜者云必遭虎傷遂往武昌江中龍蟠磯寺
以避之偶早起見一虎蹲寺門外遂驚墮磯下虎隨
而齧之立死寺僧呼漁人共擒虎虎從容乘流東下



正遇大船迎之而來船上人投一布被蓋虎頭以篙
櫓亂擊殺之撈取載去

明神宗時日本僭稱帝由朝鮮入犯楊滄輿先生奉命
經理戰功甚著旋被讒罷歸朝鮮人思之爲建祠立
碑賦詩歌咏其事

附碑銘並詩

明有天下二百五十年政刑脩明溥海

內外無有遠邇悉主悉臣惟是日本一域負其險遠
不奉聲教秀吉篡其君自立專用暴力虎吞諸島爲
雄既窮兇積悖乃恫疑虛喝靡所不爲歲辛卯遣使

致書謂我虛實將欲假途入犯脅以逆語我昭敬王
據義斥絕具奏馳聞越明年賊遂領國而來屬久安
備弛民不知兵猝遇狂寇剪焉領覆皇帝以爲小醜
抗天紀無故入人國悖逆當誅屬國弱不支守義罹
禍當援東民亦吾赤子墊水火當救乃命文武大臣
發兵討之天威遠暢海內震動蓋一蹴浪水而三都
底定諸路之賊次第逃遁遠據南邊十餘郡築巢窟
堅砦柵爲久計環寇之師數年不解兵部以爲不可
究武用沈惟敬計宜詔許封秀吉奉詔甚倨丁酉益

調兵渡海。襲破閑山。放兵四劫。奏聞。羣議盈廷。久而靡定。皇帝赫怒。雄斷。命選文武全才。委以兵事。時遼東布政司參政楊公鏞。居憂將釋位。廷議以爲非公。不可。有詔特起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朝鮮軍務。是年七月。公提偏師。渡江。到平壤。聞賊陷南原。直上。先鋒已迫畿南。公移谷我昭敬王。令修繕京城。固守毋動。卽日兼程疾馳。軍吏諫勿輕進。不聽。遂於九月初三日入王京。與提督麻貴以下諸將。上國都南山。張軍樂布號令。夜挑選精壯。募各營驍將。前往剪賊。又令二千騎爲後援。公與我昭敬王。渡銅雀津。審守禦形便。初七日。諸將遇賊於稷山。一戰大捷。斬首累百級。鏖殺先鋒賊將。諸賊大挫。直走海邊。巢幕。行夷屯順天。清正據蔚山。東西列郡。盡爲賊屯。公遣書邢總督。定議先攻清。以斷賊左臂。遣麻提督以下諸將。樞兵而南。選兵凡四萬。乃以十二月初八日。公只率勇兵數百。輕裘戰巾。馳過烏嶺。贊成臣李德馨。僨公。迎自界上。至是。隨公常在軍。到義城。公與德馨謀。先遣降賊呂余文。潛入賊營。盡得其形勢。是月二

十日進到慶州。軍聲大振。風迅電掣。諸將不意。公卒至。震慄。益用命。都元帥權慄。率本國諸將。官水陸兵一萬餘。亦聽公節制。二十二日。公遂進陣。賊壘十里外。少出兵誘賊。賊悉銳追之。公與麻提督督諸將合擊。大敗之。斬一千餘級。獲其勇將。僵屍布野。日暮。劄營休軍。翌曉。公親上陣。薄戰。砲烟晦天。旗彩耀日。各兵乘勝奮呼。海岳皆振。用飛砲火箭。亂燒賊幕。遂拔伴。瑞亭太和江兩柵。賊焚死者無算。盡獲其器仗。輜重。清正僅以身免。走保島山。悉力死拒。城峭險。士皆蟻附仰攻。壁堅未易拔。公令各營分兵迭休。圍守數匝。賊眾渴餒多斃。清正閉壁不出。屢乞降。求緩師。公慮其詐不聽。攻之益急。期殲盡乃已。賊每夜出樵汲。公令本國將金應瑞伺捕無遺類。日不可勝計。如是十三日。賊益窮蹙。車吏競賀。謂清正就縛在。卽會天寒大雨。泥沒膝。人墮指。士馬多饑凍死。賊援大至。將繞出軍後。公密察專機。麾諸將退舍。身自爲殿。賊欲追躡。公反騎突擊。斬累十級。賊披靡不敢近。遂按兵還王京。休師蓄糧。以圖再舉。軍校有得罪於公者。訴

贊畫主事。應泰。應泰雅不善於公。因上奏劾之。國中大夫士咸合詞頌公。我昭敬王據實馳奏。請留公。奏三上。冠蓋絡屬於道。天子以公名臣重任。義不苟其進退。乃命廷臣會勅。而且聽公還。戊戌夏。公罷歸。公河南人。號滄嶼。天資豪爽。慷慨有大節。臨機料敵。若執左契。而決江河。軍中肅然。不聞急走疾呼。公之還也。都中男婦老少。莫不啼呼攀挽。爲立石以思之。至於深山窮谷。亦皆慙然相弔。若無所依。信乎仁人之澤入人也深矣。雖天時不助。大功未完。而威振海上。老賊氣死。此近古以來所未嘗有也。賊中亦相歎。至畫天兵攻島山圖。傳看於日本。可見軍容之盛。用兵之壯。能使敵人心畏而誠服。南邊諸陣。莫不鼓氣張膽。恃以無恐。是其一戰之功。實我東韓再造之基。不幸爲人所構。遭誣而歸。此東民之所以悲咤扼腕。愈久而愈不能忘也。我昭敬王慕公深。命求公像於燕京。闋歲不能得。今我王嗣位。購募益切。歲庚戌始得。遂爲生祠以祀之。乃命太史臣延龜書其事於石。臣承命悸恐。上閣門辭謝。不獲命。還敘公東征。

事迹如左。而系之以銘。銘曰。噫噫前歲。烏賊狂獠。乘我不戒。朶頤遼燕。逆鋒滔天。目已無鮮。赫怒我皇。天伐用張。止亂存亡。勝之平壤。賊乃大創。皇威遠暢。渠魁遁誅。魚彼南隅。再肆兇圖。節老而疲。告功不時。賊反乘之。悉眾四捨。盡銳北上。聲生勢長。公時受命。義先急病。一新戎政。都人恟懼。望公來撫。若大旱雨。謂公于于。公疾其驅。風霆載途。談笑危城。決敗算成。胸萬甲兵。蛇豕其奔。怵威退屯。國命再存。島山之賊。曰宜先擊。滅此朝食。麻劉與李。二路元帥。桓桓虎視。公

惟威領。繡鉞是秉。堂堂赫赫。分兵齊舉。落其角距。莫敢齟齬。親自矢石。火其二柵。血醜骸積。克賊褫魄。乞命身處。狐鼠竄伏。威振扶桑。勢韞關防。我武維揚。功實在斯。將大有為。壤之者誰。公歸不復。公績益白。彼讒罔極。天子曰咨。惟予汝知。汝功可思。何以旌功。玉節總戎。大纛崇崇。猗歟我公。再造吾東。偉烈英風。公之治軍。不寬不煩。令肅恩敦。公之制敵。得人死力。忠義所激。公之束下。躬約以化。不威而怕。云胡不思。公實生之。攀慕莫追。漢城之陽。有祠輝煌。公像在堂。白



羽綸巾立髮嚼齧含噫未伸英姿颯爽鎮我保障沒

世瞻想勒此貞珉事與名新萬古精神崇祿大夫行禮曹判書兼

宏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書廷春秋館成均館事世子左賓客李廷龜撰青社纏妖

氛滄溟沸腥血假途類豕奔問鼎非鼠竊三都蓋土

崩八路更幅裂黎侯在泥露晉臣負羈縲越寢火方

抱齊俎肉且輟告急誰憐楚乞靈終救薛天子按玉

劍將軍佩金珙三千組練明十萬貔貅列鶴野烟塵

昏鳴水笳鼓咽經理委戎務疇谷簡俊傑禁中得頗

牧關西擅蘭閣華藻文星朗清規白雲潔鷺車建牙

旗繡衣換墨經日鄧艾愁飲冰葉公熱解紛登高

義急病任大節劍白猿術陰符玄女訣威聲山岳

動妙算江河決補兵集隼墉窮寇守蟻垤三匝月暈

成九攻雲梯設羊角徒觸藩螳背難拒轍宵遁先邀

阨朝食姑待滅只抵城宮掌何掉廊生舌蕭斧菌未

誅洪爐毛自燕入水竹濤散四壘期霧徹天時雖失

誤賊勢已摧折高名固所忌大心還若缺樂羊謗書

盈班超歸思切朝廷果洞燭正直詎媒孽鯨域方願

留鴻濬遽告別柳營祖席開玉帳雲鬢凸仙蹤凡界

說鈴 卷四

四卷



分○離○想○情○源○竭○諸○公○奉○成○規○新○府○遵○舊○臬○醜○類○感○忠
信○盟○書○戒○詐○論○四○裔○化○初○漸○三○韓○恥○既○雪○衛○國○乃○忘
亡○宋○祀○賴○不○絕○君○子○辭○猿○鶴○萬○姓○免○魚○鼈○丹○浦○征○何
讓○白○登○功○可○秩○畫○梁○建○生○祠○黃○絹○記○新○碣○絃○管○奏○雅
頌○大○斗○祝○耆○髦○未○覩○霄○漢○姿○幾○嘆○光○陰○瞥○千○金○易○典
刑○十○襲○賢○提○挈○六○法○巧○安○排○一○點○不○蹇○拙○粉○壁○垂○寶
軸○霜○綃○生○彩○纈○燕○額○異○表○著○犀○腦○奇○文○結○緩○帶○謁○神
采○綸○巾○凜○風○烈○玄○豹○出○霧○壑○文○鳳○戲○丹○穴○符○德○容○宜
敬○形○義○色○豈○悅○英○盼○訝○回○電○佳○誨○悅○靈○曆○今○昔○復○去
來○色○相○自○相○迭○享○祀○供○芬○苾○瞻○望○爭○快○悅○范○相○尚○鑄
金○衛○公○猶○掛○鐵○甘○棠○咏○遺○愛○大○樹○思○英○哲○况○此○再○造
恩○難○與○一○飯○說○圖○報○骨○仍○鏤○省○患○心○每○疇○先○王○承○警
茲○寡○君○增○佇○渴○泰○運○逢○堯○舜○勲○業○邁○稷○契○蜺○旌○駐○遼
城○蠻○種○戢○妖○孽○惠○澤○蘭○芷○浴○號○令○雷○霆○掣○陰○疇○固○無
外○往○從○恨○有○截○盛○德○欲○摸○寫○癡○語○困○搜○抉○司憲府大
司憲李爾

瞻撰

明末薊州難婦題詩野店壁上不著姓名曰倪首漫凭
几難將舊日題夫君鎮紫塞妾命落黃泥風懷塵爲

粉天寒革作衣何日歸桑梓心酸只暗啼味其詩必
守邊將帥之妻也

前朝大內猫犬皆有官名食俸中貴養者常呼猫爲老
翁

黃州洗墨池蛙口食墨而黑其說見楚故老友張長人
爲子具說之如此池爲東坡遺蹟廢且久子判黃時
重加疏鑿更建竹樓雪堂於池傍祀王蘇諸公合名
曰宋賢祠祠成作記陷雪堂壁亦及此語余善以憂
去時當初春池無蛙竟未驗其口何如也

附祠記

仕宦而至黃者每豔稱子瞻雪堂元之竹樓
子瞻故有洗墨池在黃人罕知者子判黃之二年梅
川張子長人過余言曰吾黃游離兵燹以來名勝悉
委榛莽墨池一窪亦就湮獨趙文敏手書三字猶存
瓦礫中使君得無意乎予聞大喜命輿人移置東齋
又三年爲康熙己酉余董漕自淮歸簿書多暇念先
賢故蹟久就蕪不亟思表章亦守土者責也始從坡
里坊求墨池舊址得之顏垣敗礎闕於是芟榛莽剔
朽壤決淤塗甃以文石周以欄檻俯視一泓瀏然泓

然池故無橋令則跨池爲橋翼橋爲亭而取文敏字
揭之楣旣而曰池復矣無堂曷祠乃建堂池東祠子
瞻以張文潛秦少游配兩先生固嘗游黃又蘇門士
也仍其名曰雪堂堂成有餘材建樓池西祠元之仍
其名曰竹樓墨池因故址雪堂竹樓非其地而仍之
者從名也合之爲宋賢祠祠旣成移余書之複者置
樓上移余東齋花木自中州來者植池側而旁爲數
楹招僧末子住其內以供朝夕於是黃之人若忘其
爲舊有而煥然新出于耳目之前也未幾張子復來
予與之周視池上欣然曰甚矣先賢之賴有使君也
是烏可不記予唯唯乃鏤石寘雪堂壁間以記月日
張子又語予昔嘗讀楚故載東坡墨池蛙口食墨而
黑予未之見也

廣濟多雲山余雨過其下皆晴霽中望見輕雲罩峯頂
信山之得名非虛也巖間有微泉滴出竟日可得升
許山中人欲鑿而大之方去片石如錢大泉頓枯此
理殊不可解或疑於泉脈有傷云

世傳王介甫詠菊有黃昏風雨過園林吹得黃花滿地



言金
金之句蘇子瞻續之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
仔細吟因得罪介甫謫子瞻黃州菊惟黃州落瓣子
瞻見之始大愧服按黃州志及諸書絕不載此事余
寓黃數載種菊最多亦不見黃花落地後惟盆中紫
菊總落數瓣耳心竊疑之因考史正志菊譜後序云
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
淺黃者轉白而白色者漸轉紅枯於枝上花瓣扶疎
者多落盛開之後漸覺離披遇風雨撼之則飄散滿
地矣又嘗考之王介甫作殘菊詩曰黃昏風雨打團

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永叔見之戲介甫曰秋花
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仔細看介甫聞之笑曰歐陽
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東
坡歐公之門人也其詩亦有欲伴詩人賦落英與夫
卻繞東籬賦落英亦楚詞語耳余謂歐王二公文章
擅一世而左右佩劔彼此相笑豈非於草木之名猶
未盡識而不知有落不落者耶若夫可餐者乃菊之
初開芳馨之可愛者耳若衰謝而後豈復有可餐之
味哉或云詩之訪落以落訓姓也落英之落蓋謂始

開之花耳然則介甫之引證殆亦之思歟按此則
菊原有落不落二種賦詩相笑乃歐王二公事與予
瞻無涉更無黃州菊落之事何世人篤信不疑紛紛
引爲口實耶又前代名公咏菊亦有落英惟有黃州
菊博物荆公服子瞻之句豈非惑於俗說而未加考
証之過耶賓客相見輒以此事來問爲辯之如此
康熙己酉秋光黃間起蛟以千百數傷人甚衆有人從
山上望之但見黃黑牛乘流而過耳然山谷居民無
恙望山巔波濤洶湧如雲烟蔽空過則峰際穴隙疊
疊皆蛟所從出焉又衆人立橋上見一牛沒水中微
露雙角曰此牛何處漂來忽角動水湧轉瞬高數丈
石橋里許皆碎傷十五六人按廬山志蛇雉蚯蚓
之類穴山而伏三十年則化而爲蛟常以夏月乘雷
雨去之江湖三數年一次蓋凡山中皆有蛟患也
一人於崩通墓傍營葬夢通衣冠甚偉揖而言曰我是
公前輩何尺寸地不相讓耶其人改葬又夢通來謝
世傳皇帝御馬有遍身虎文者有鹿頭鹿蹄者盤旋階
墀如風余親見之

先文康公於京師買碧璞如升廁養卒見而笑之曰吾
家廁中便有何買爲先公命向廁中取之果得碧璞
長二尺圓一尺有半洗滌之光瑩動人因置石床上
爲玉枕題曰龜茲國有琥珀枕枕之則十洲三島五
湖四海盡入夢中此枕無乃是蓋所居乃前朝中貴
舊業闖賊陷長安其家藏珍玩遂流落廁中塵埋也
余族孫銓日暮騎驢行村中見烟霧旋繞鬼兵數千擁
一神將來銓身入陣中魂魄幾墮驢亦齧舐不前須
臾而過如此者三銓歸臥病月餘

京師一孝廉會試後夜候發榜與友人擲骰子約曰六
子皆紅者中孝廉得五紅其一立盆邊亘久始落亦
紅又先世神主忽然搖動合家聞嘆息聲移時報孝
廉中矣

秦中會寧縣沙中產金雉食金滿五錢則加不能遠土
人往往逐得之

輿圖考載楚中赤壁有二一在嘉魚一在黃州嘉魚乃
周瑜破曹操處蘇子瞻以黃州赤壁山爲赤壁謬也
噫此說起而世人爭論子瞻矣然唐杜牧之齊安晚



言金
秋詩結句云可憐赤壁爭雄渡世有簑翁坐釣台則
何以說乎蓋當年軸轡千里旌旄蔽空由黃州至嘉
魚皆屬爭戰之所又烏辨其某舟泊某山某山爲火
焚而赤乎卽以黃州之赤嶼爲赤壁可也此說久不
定余爲辯之

先文康撫遵化日苦早有司循例嚴禁屠沽先文康出
示曰天人一理人事不修則天變於上苟人不爲惡
卽飲酒食肉何足干天地之怒哉示後各宜痛加修
省其屠沽如故三日後大雨人皆服公之達

賈靜子先生病余偕兩弟及徐恭士往候坐即榻前先
生談論如疇昔猶舉王守溪先生制義某篇某句可
議忽云此時當與君等永訣矣急命子啟夕發秀請
客詣聽事先生易新衣遷正寢仰臥而逝衆人入哭
見先生手微動者三若相謝云

余同官黃州司馬于北漢成龍由粵西來贈余元祐黨
籍碑一本云碑在柳州之融縣乃黨人沈千曾孫沈
暉刻也暉跋云元祐黨籍蔡氏當國實爲之徽廟道
悟乃詔黨人出籍高宗中興復加褒及錄其子若

孫公道愈明節義凜凜所謂誦于一時而信於萬世
矣其行實大槩則有國史在有公議在餘官第六十
三人迺暉之曾大父也後復官終提點杭州集真觀
贈奉政大夫暉幸託名節後敬以家藏碑本鑄諸玉
之真仙巖以爲臣子之勸云嘉定辛未八月既望
朝奉郎權知融川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古霄沈暉謹
識又周元亮先生書影亦載此碑一則附錄之

附書影

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此碑自崇寧五年毀
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錄矣當毀碑時蔡京

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
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
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
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
君子也余凡兩見此碑各不同碎碑之後宜無可揭
必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弗一耳
阮亭云黨人碑闕入章惇張商英輩大爲諸賢之玷
又不可不辨也明代東林不盡君子論世者亦當分
別觀之鬼氏客語云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
世以爲精選後乃泛濫人以得與爲榮而議者不以
爲常也

同里孝廉王暉之有妹生不能言及笄有道人過門乞食云善治病或問能治瘧否曰能孝廉遂以妹請道人命取水油各一盞咒之傾一處以簪攪成膏漸結爲丸曰以水調服卽能言但須焚香射天耳孝廉以藥授妹服之頃刻能言急覓道人不見舉家向空拜謝聞仙樂喧闐冉冉而去

王弁州先生舊藏宋板漢書得之於中陸太宰家紙爲羅紋箋字類歐陽率更是趙文敏故物卷首有文敏自作小像紫衣紗帽神彩如生弁州亦作一像於後

弁州歿錢虞山先生

謙益

以千金得之後轉贈於四

明謝象三虞山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爲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畧相似順治間此書歸新鄉某公近已攜往塞外矣京山李維柱字本石嘗云若得文敏漢書當每日焚香禮拜死卽殉葬噫可稱好事者已

阮亭云余鄉張忠定公蓄宋槧文選

精實選齋貯之亦號蕭齋

閩中洛陽橋北有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蔡人蔡錫中明永樂癸卯鄉試仁廟授兵科給事中陞泉州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太守錫至欲修橋跨海功難施錫以文檄海神忽
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齋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於
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
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興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
錫本傳中乃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
以為傳奇中妄語矣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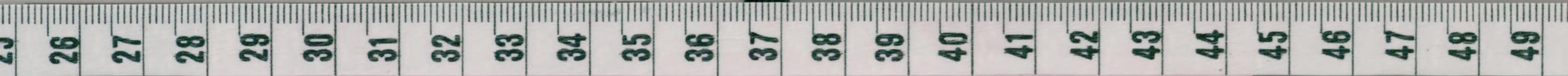
夏邑彭西園先生堯論博學有氣調以能詩著聞明萬

歷中遊京師於席上遇鍾伯敬先生時賓客甚眾未
通情款偶談詩不合輒奮拳擊之鍾問為誰彭曰我

西園公子彭堯論也鍾歛容謝之

葉慕廬封曰何氏語林焦氏類林皆補世說所未備

然悉前代事也以余所見記近事者有朱氏漢惟小
品頗足佐正史所未及然簡而核奇而法要不若牧
仲先生此編之可以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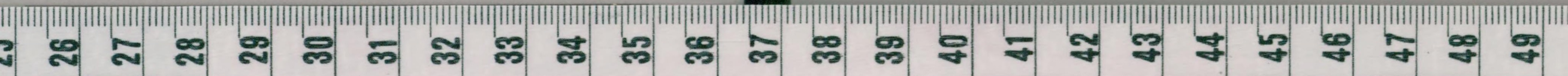


CL.

NO. 46863

説金

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説鈴』 請求記号 082.1-Se2162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説鈴』 請求記号 082.1-Se2162

ガラス使用